

晓梦◎著 心理咨询师的情感隐私录

谁的心中 不曾有伤

晓梦情感
治疗系心理小说
COMFORT
YOU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晓梦情感治疗系心理小说
C O M F O R T Y O U

心理咨询师的情感隐私录

谁的心中 不曾有伤



晓梦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的心中不曾有伤 / 晓梦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4

ISBN 978-7-5502-6835-7

I. ①谁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3317号

谁的心中不曾有伤

作 者: 晓 梦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
策划编辑: 黎 靖 李 娜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版式设计: 王 玥

封面绘图: 吴 莹 吴金峰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24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6印张

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835-7
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
录

c o n t e n t s

Chapter 1 谁要自杀? / 001

Chapter 2 美女作家 / 014

Chapter 3 命运带我去哪里, 我就到哪里 / 027

Chapter 4 她为什么要代孕? / 038

Chapter 5 开遍玫瑰的刀山 / 046

Chapter 6 龙思远: 我梦见有人追杀我 / 055

Chapter 7 松动的堡垒 / 062

Chapter 8 孩子意识不到的校园暴力 / 068

Chapter 9 疑云 / 074

Chapter 10 是什么让我们的婚姻变得易碎? / 078

Chapter 11 为什么对爱情如此痴迷? / 086

Chapter 12 男人之耻 / 096

Chapter 13 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 / 104

Chapter 14 提拉米苏 / 112

Chapter 15 龙思远：他们开始下手了 / 120

Chapter 16 女儿，如何宠爱都不过分 / 127

Chapter 17 雪晴：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 / 132

Chapter 18 意外 / 143

Chapter 19 究竟什么能够安慰我们？ / 150

Chapter 20 富姐问：怎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？ / 158

Chapter 21 龙思远：我现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/ 163

Chapter 22 美女作家的“绯闻” / 166

Chapter 23 遭遇极致花心老公 / 174

Chapter 24 如何面对 / 182

Chapter 25 男主播：长得太帅是一场灾难 / 188

Chapter 26 这世上最美好的夜晚 / 196

Chapter 27 拒绝做平庸男人 / 202

Chapter 28 爱情有很多种 / 209

Chapter 29 舒馨醒了 / 217

Chapter 30 龙思远：因祸得福 / 227

Chapter 31 非婚生活也是一种人生选择 / 231

Chapter 32 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倾听内心的声音 / 237

后 记 我梦见即将与王子结婚 / 245

谁要自杀？

太诡秘，太压抑了，这里一定有什么古怪。

否则，一位如此气场出众的精英男士，为何要自杀，连他十九岁留学欧洲的女儿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心？

此外，那一百万灰色收入究竟说明了什么？

One

你真的觉得你了解自己，了解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了解这个世界吗？

我，郭嘉懿，前几天刚刚过了四十五岁生日，暖男一枚。作为一名专家级资深心理咨询师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阅人无数。

然而，在听过来访者讲述了太多隐秘的、诡异的故事之后，我对这世间充满质疑精神，对一切事物保持敬畏心态，反倒喜欢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实在有限。

每一个早晨，每一个时刻，即将到来的事物都是不确定的。

“我要自杀。”

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心理咨询室里，早上九点多钟的太阳透过薄纱窗帘，把一抹阳光射在圆形玻璃桌面上，金灿灿的，由于有了纱帘的过滤，这光亮并不刺眼。

一个四十多岁、形象周正、衣冠楚楚的男人用鹰一般锐利的目光盯着我，盯了大约好几分钟，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

他穿着棕色细格子西装，做工精良，面料一望而知很有档次，显示出这个人有一定的身份。公平地说，即使以我从男性的视角来看，他也称得上有魅力与威慑力的，总之，很 Man。

“我已经做好了自杀的一切准备。”他略略把头转开，补充了一句。

“我要自杀”——这四个字，说得斩钉截铁，不疾不徐；“我已经做好了自杀的一切准备”——后面这一部分，说得缓慢、悠长。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感觉跟告诉别人“我今天早餐吃了一碗面条”差不多。

我清楚地认识到，这个人说的是真的。

这样一个严肃的、令人望而生畏的男人不可能在一名心理咨询师面前拿自杀来开玩笑。

即使我已经当了十几年心理咨询师，听说过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，这句话仍然让我吃了一惊。

但我仍然能够努力控制自己，好让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显得不动声色。

于是，从表面上判断，我对这句话没做出任何回应，仅仅是眨了一下眼睛，然后沉着地、探究地望着他。

咨询室里突然安静下来。这种安静，肯定会让一个没有经验的人

感觉心慌。然而，我和面前的这个男人表现都很正常。

我脸上的表情一直是淡定从容的——这个时候，最好以静制动。

他也不动声色地观察了我几秒钟，然后往椅背上靠了靠，继续说下去：“之所以还要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所谓的咨询，我只是想搞清楚，这辈子，为什么我会陷入到今天这种困境中？究竟在什么地方，我做错了？究竟是我自己错了，还是别人错了？”

他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我，仿佛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但我仍然不接他的话。

他转开头，继续说：“你千万别费心思劝我，别浪费时间，我心意已定，任何规劝都是徒劳的。连我最宠爱的女儿，今年十九岁，又聪明又漂亮，已经去了德国留学，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，都不可能挽留得了我。当然，她根本不知道她的爸爸很快就要自杀。”

十九岁的女儿、聪明漂亮、德国留学，这些关键词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。

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掠过不易觉察的欣慰之色。

这个人，来者不善。他一开口透露出来的那些信息，实在是太诡异，也太危险了。

应该说遇到形形色色语出惊人的人。刚才他走进咨询室，一坐下来就盯着我不放的时候，我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男人之间的对视，很容易产生敌意，所以我避免像他盯着我那样盯住他。

但不跟他对视并不表示我有怯意。我相当镇定，有时候跟他的目光正面对接一会儿，有时候闲闲地看看桌面上正冒着热气的两杯茶，还有白纸和签字笔。

这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男人，他的目光让我想起螃蟹的钳子，钳住了就不放；他的眼睛像激光扫描仪一样对着我扫个不停，我估计他巴不得把我的五脏六腑都透视清楚。

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下，我觉得非常压抑。

不，不行！我不能再沉默，必须立即采取措施，加以干预。

“对不起，我记得您姓龙，是吧？龙先生，暂时不要继续往下说了，因为你提到的事情太特别了，我们现在先停下来，我要搞清楚一些事情，我们得达成一些必要的协议，你才能够继续说下去。否则，我宁愿拒绝为你咨询。”

那个男人马上住了口，阴郁地望着我。

我抓起桌上的笔说：“我的助手太粗心，配错了一支笔，我先去把笔换一换，马上回来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不容他有什么反应，我自顾从咨询室走到外面的办公室，边走边故意大声对我的女助手袁思静说：“小袁，你给我换一支笔，这支笔不怎么好写。”

我用的是缓兵之计，暂时离开这个让我脊背冒冷汗的男人，去寻找一些有用的信息。

袁思静当然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。

这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绝不可等闲视之。她长得眉清目秀，气质相当好，反应灵敏，简直是人见人爱；不但如此，她还是传说中的富家女，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虽然一个月只能从我这里领到两千来块微薄的薪水——不是我多么苛刻她，而是在长沙，职场行情如此——却开着一辆小小的、崭新的红色甲壳虫。

我曾经有意向她打探过，问她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，她非常敏感，

只说她家里是开矿的，其他什么也不透露，我只得作罢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——我的胸口上，不也梗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吗？我又何尝告诉过什么人？

另外，我还知道，这位心比天高的姑娘，虽然身后有一个加强连的追求者，然而她目前依旧独身。

也算凑巧，去年袁思静从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即将毕业的时候，恰好我在登广告招聘助理，她是从十来个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的。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，她说她早就在报纸上读到过我写的文章，把我当成她的偶像，她的理想就是像我一样拥有一家私人心理诊所，所以特别想给我当几年助手，以后有了经验再慢慢自己独立执业。

经过一年多的磨合，她和我的配合已经不是一般的默契。

我相信自己没有记错，我记得预约登记本上，这个男人姓龙，自称是因为卷入一个职场纠纷，非常烦闷，所以想要做心理咨询。

小袁假装开始找笔，在抽屉里乱翻一气，故意弄得哗啦哗啦响，嘴里还大声念叨：“咦，那支笔呢？”

我翻了翻登记本，没错，我的记忆是可以信赖的，何况在他走进心理咨询室之前，我特意温习了这位来访者的相关信息。本子上，这个男人登记的名字叫龙思远。

我眼睛仍然盯着登记本，低声问小袁：“这个龙思远，他预约心理咨询的时候，你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？”

小袁飞快地瞄了我一眼，又扫了一眼心理咨询室的入口，似乎是为了确定龙思远没有跟出来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：“他是打电话来预约的，一再要求必须要找男心理咨询师，而且要求咨询师一定要能保密，我说这两点我们肯定能做到。”

这基本上不算是什么特别之处。对心理咨询师的性别提要求比较

常见，许多男人喜欢找同性别的心理咨询师；至于要求心理咨询师保密，这就更不用说了，保密是心理咨询的第一原则。

“对了，”小袁想起什么来，补充道，“他还说，不知道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承受能力是否足够强，胆子是否足够大。我说，请他放心，郭嘉懿老师绝对是省内甚至国内一流的、久经考验的专家，他这才跟我预约您的咨询时间。”

“好，我明白了。”

小袁大声问：“郭老师，您是要这支笔吧？”

我提高声音说：“对，这支笔最好写。”

我拿着那支笔重新回到咨询室，龙思远立刻目光炯炯地盯住我。

Two

我说：“龙先生，既然你决定找我咨询，鉴于你刚才透露的信息过于特殊，我们得要约法三章，咨询才能继续。”

“怎么个约法三章？”

“如果我没有听错，你刚才是说你要自杀，对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如果你没有来找我咨询，你自不自杀，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你既然找到我，而且一开口就明确地告诉我你要自杀，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。”

“我们先不提这个事，先说说你的约法三章吧。”

“好，龙先生是个痛快人，我的几点要求是：第一，请给我至少三个月的时间，这三个月之内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你最好每周都来一次，在此期间，你必须承诺绝对不能自杀；第二，如果三个

月之后你还是要自杀，那是你自己的决定，与我无关；为了证明你的自杀与我无关，我们每次咨询之后，我会制作一份咨询手记，下次你再来时，请你签字确认；当然，这份手记会绝对保密，非国家行为不能公开；第三，既然你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，你就必须承诺，你所说的都是真实的。你可以自己加以选择，有些机密信息你可以不提，但只要你说出来，就必须是真实的。就这三条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我们可以开始咨询；如果做不到，对不起，我不打算继续。而且，这三条不只是口头承诺，我会白纸黑字地写清楚。请原谅，我必须保护自己。”

事实上，在接待来访者的过程中，许多事情需要因人而异。

来访者声称自己要自杀的事，以前也有过，但情形远没有这么严重。一些来访者说自己要自杀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他们只是想要引起别人关注，或者宣泄内心不良情绪，不必如此如临大敌。

但龙思远给我的感觉不一样，他让我觉得他是真的要去赴死，而且连我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，所以，我必须严阵以待。

龙思远想了想说：“只要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，三个月的时间，我还是有的。好吧，郭老师，你提的三条，我都答应，但是，我也有三条要求。”

我微微怔了怔，来访者向心理咨询师提要求，不算太反常，但是他严峻的表情让我有些惊讶，我淡淡说：“请讲。”

“第一，除非是公检法这样的国家机关主动来找你了解情况，我对你说的所有事情，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，包括你最亲近的人；第二，除了我自己亲口告诉你的事，你不能去打探我或者我家人的任何情况；第三，如果我委托你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不违法，只要你能做到，你有义务尽可能帮助我，当然，办事产生的成本和责任，由我自己承担。”

他提出的前两条我能够接受，但第三个条件使我非常犹豫。

我说：“前面两条没问题，但是第三条，我有顾虑，我要考虑清楚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可能会让我做什么，所以，第三条必须加上一句，我保留拒绝的权利。”

他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就这么定！”

我飞快地起草了一份协议，交给袁思静去打印，然后，我平静地对他说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，你说下去吧！”

龙思远望着我，眼里有了欣慰之色，他说：“郭老师，我之所以选择这么直接地把最核心、最耸人听闻的部分告诉你，其实是想考验你。现在，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，我已经确信你是一个值得信赖而且很有能力的心理咨询师。不然，我最多找你咨询这一次，以后再也不会见你。”

我心里忐忑不安，接待这种心理咨询，实在是太耗费精力，也太危险了；但是，这种咨询很有价值，无论对于提高我的专业能力，还是丰富我的人生视野，都很有帮助。事实上，我确实有野心，希望能够真的对龙思远提供帮助——也就是说，让他打消自杀的念头。这将是心理咨询界不可多得真实案例。

我呵呵一笑，说：“谢谢龙先生的认同。”

龙思远继续说：“我刚才跟你说我已经准备好自杀，这基本上是一种定局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？能够说得具体一点吗？”

“因为我卷入了一连串陷阱或者说阴谋，不能自拔。这里面的事情太复杂了，而且涉及政治机密，我要想清楚哪些可以跟你说，还有，应该怎么跟你说。要知道，不能说的事情，那就提都不能提，否则，说不定连你都会有生命危险，我不想连累无辜，我必须好好想清楚。”

说完这话他转开头开始动脑筋。

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，虽然他本意是不想连累无辜，可是，他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，我不能不担心，会不会一不小心我还是可能被卷进去呢？

一股无形的、使我明显能感觉到心脏部位在收缩的恐怖力量似乎开始笼罩我，怪不得龙思远要找一个心理承受能力足够强的男性心理咨询师。

Three

龙思远眼睛盯着窗户，但事实上他什么也没看，他只是在思索。

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。

我和他之间的表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，起初是他盯着我，现在变成了我盯着他。

心理咨询师不是警察，我不能够追问他的真实身份、所在单位，甚至连发生过的具体事情，也只能是他说什么，我就听什么，我不应该主动去打探他不情愿说出来的任何话题。总之，依照心理咨询的基本规则，我根本不能对他寻根究底，而他却可以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或者拒绝回答我的任何提问。

我的任务只是在他愿意的范围之内，为他提供专业的心理帮助，替他放松心情、减小心理压力。大多数时候，我必定是被动的。

“龙思远是一个虚构的名字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叫龙思远。”
他终于再次开口了。

“感谢您的坦诚。”我笑着点点头。

“郭老师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的真实姓名和单位，但是我承诺我说的事情都是真实的。目前可以透露给你的信息是，我在一个机构里还有点小权力。还是先跟你谈谈我的女儿芸芸吧，因为我现在最愿意谈的就是她。她是个很有悟性、心性又高的孩子，她自己曾经说过，如果考不上清华、北大这样的一流学校，就去国外留学。去年，她以五分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，然后，就想去国外读书。我刚才告诉过你，我女儿已经在德国留学。我准备了一百万块钱给她，是人民币。你一定愿意知道，这一百万是怎么来的。”

一百万，我在心里琢磨这个数据。

目前一百万可以在长沙市中心买套一百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。除去固定资产，我本人的现金存款还不到一百万，而我已经算得上是中产。

龙思远叹口气，喝了一口茶，而后接着说：“这一百万块钱的来历，是我可以告诉你的，不过这肯定不是什么可以理直气壮摆到桌面上来的阳光收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，我就叫他方老板，他参加一块地皮投标的时候找我帮忙，要我跟另外两家参与投标的公司打招呼，让他们不要参与竞价，方老板愿意给那两家公司各补偿一百万。因为那两家公司的老板是我的朋友，而且那块招标的地皮并不算太大，如果竞标不激烈，总价值也就几千万，所以让那两家公司放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方老板承诺事成之后给我一百五十万。我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，但是，这种做法目前非常普遍。

“说实话，那段时间，我正在琢磨送芸芸去国外留学的事。我家里的财务状况只能算一般，我的爱人阿玲是一名律师，我不想让她太辛苦，加上她要照顾孩子，事业做得只是一般，一年的收入也就十万左右，何况这几年家里又买了新房，现在要一下子拿出几十、